



萬  
錄

卷  
之  
下

追 譯 增 補	餘 考	雅 賞 附 考	第 參
------------------	--------	------------------	--------

洋学文庫  
 文庫 8  
 A 34  
 3





118  
86  
137



蕙錄卷之下

大槻文庫

東奧 玄澤

大槻茂實 著



雅賞第十

茂實曰煙草古之所無其不載錄于古書者固也  
至清則往往見諸名家詩編啓牘中我  
邦慶長以降入騷士之理詠者亦不爲尠今悉輯  
錄以臚列之左

囊號銷雲仙人佩去壺稱吐雨學士携歸頃受彤管  
之遺如當碧筒之勸未謝人間火食已餐天上烟霞  
豈葛老抽刀切金絲而飼鶴若王喬吹管而種瑤草

蕙錄

卷之下



呼龍

清董以寧謝送金烟筒啓  
出于留青全集

口生丹篆學獅炭之吐香手挹青雲勝龍團之解渴  
色逾柳絲細埒花鬢錦囊時呈犀筒頻吸

清曹廷對謝贈

金絲烟啓

神農百草親嘗獨遺其味張騫諸種徧植未列斯珍  
某殊慙斗酒學士竊附烟火神仙頃承石馬遙頒欲  
作喉間之甘露敢向銀鹿拜賜勝餐嶺上之朝霞吐  
出遊絲浮雲繚繞圍成香縷丹篆滌洄疑醉公瑾之  
醇醪不覺玉山之頹矣當子瞻之軟飽姑以彤管試  
之  
清姜文榮謝贈煙啓

煙

清胡然

流播自遐方爭看帶火嘗辟寒同麩藥解渴勝茶湯  
堪助吟哦趣能增齒頰香霏霏呼吸處雲霧滿衣裳  
出于愈長仁咏物詩選

煙筒

清陳業

截得篔簹竹裝成一勺宜烟雲時吐納杖履慣追隨  
直欲凌茶椀還堪敵酒卮吟邊與夢後正爾繫相思  
清翁長祚花曆百詠

吃烟詩



吃烟至本朝始盛不但男子盡然即閨閣中亦皆  
手執煙袋呼吸無忌者一士人作詩咏之曰

寶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  
夢為雲為雨復為烟

烏絲裊裊細于綿點點微櫻紅欲燃差擬海棠初雨  
後凝脂和粉泣朝烟

載于無悶居士廣新聞乾隆壬子新刊

倉山居士袁枚隨園詩話曰學人之詩吾鄉除諸  
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有翟進士諱灝字晴江者

咏煙草五十韻警句云

藉艾頻敲石圍灰尚撥爐乍疑伶秉籥復效雁銜蘆

墨飲三升盡烟騰一縷孤似矛驚燄發如筆見花敷

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驚苓草亂醉擬碧筒呼

吻燥寧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沆漉潤隴胡

幻訝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秘厭火國非誣

繞鬢霧徐結盪胸霜疊鋪含來思渺渺策去步于于

典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煙草詩之上

楊次也先生西湖竹枝詞

白石敲光細火紅繡襟私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蘭

氣僥倖何人在下風

吸烟美人



調 滿庭芳

何承燕

吐納櫻唇、氤氳蘭氣、玉纖握處堪憐。脂香粉澤，分外  
覺清妍。豈是陽臺行雨，剛來自、十二峰邊。闌干外、風  
鬟霧鬢，猶自繞雲煙。流連。怎禁相思暗結，悶悶難捐。  
算消遣春愁，此最為先。怪底鴛央綉倦，停針便坐爾。  
情牽恰喜有知心，小婢一笑遞嬋娟。

或曰：乾隆辛未當湖陸南香咏煙草為青韻六首，  
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遂哀成冊，錢塘厲大鴻為  
之序，云其書未有船來者，故姑且錄其所聞耳。  
朝鮮王子蔚海君煙草之詩，在於加藤清正軍營

中所作云：出處未詳，桐江滕子信所臆記也。思草  
吐出自然，氣徹天一樣，雲終日愛無盡，好是袖中君

次謝富田惠南艸

朝鮮 東郭

只取流津，忌迸筋，剉來輕縷，却生芬。燃時愛吐霏霏，  
霧吸處如吞裊裊，雲偏合異鄉。無夢客最宜，寒夜踐  
更軍。慙慙盛貺，將何報，蘭室交情，感襲薰。

煙草唱和詩稿抄錄

菊所木道圓編錄  
元祿年間之作

謝板醫士惠煙草

安積覺  
字士元  
號澹泊

煙草遠逐番舶，至氣勢薰灼，世所嗜藝殖，頗妨中人



產硃確翻資小民利未耜逐未雖可憎貿易濟業安  
可棄葉如落蘇截成縷噓吸豈爲口腹累握管歛起  
一片煙坐花嘯月多風致臺城楊柳春色暗爐峰晴  
靄山光翠燈前攤書勝啜茶馬上驅睡幾鑽燧燕間  
可以薦王公功用酷與檳榔類不須紅潮上兩頰飽  
能使飢醒能醉蒐羅圖經無所得爭似休文疏粟事  
好風吹送杏林春剛柔併美香色異我欲携之覓野  
梅落日斷橋雲一綫

和前韻 并引

今井順

煙草本蠻夷之草蠻人呼之云淡巴菰一名相思草

又謂之煙酒或稱之返魂煙因其煙氣薰灼日夜吸  
之快然無厭故名焉其說初見于閩書及祝氏聞見  
卮言沉穆本草洞詮等書而洞詮所述尤詳蓋南夷  
所傳者也印度西域南海之地方嗜之過於酒日夜  
啜之醉倒撲跌以爲妙我邦慶長年中南夷持其  
種子來而初植之長崎東土山自此繁延茂盛吾人  
爭求藝植盡地力而今遍於天下矣以其煙氣馥郁  
驅痰開鬱快胸膈之痞塞遂至與茶酒並愛也近世  
特盛而漁翁樵夫以至於王公縉紳婦女輩座右必  
置之或袖之懷之其盤爐匣管金玉以盡可謂盛焉



蕪錄 卷之五  
五  
余謂煙草之有毒其火氣薰蒸固已陰虛火盛久病  
氣虛者之所宜禁也雖然堂上清談閑坐讀書花邊  
月下舟中馬上皆其所宜也而消悶慰勞誠又與步  
兵酪奴並稱爲三友也今幸得安積兄佳章一篇讀  
之再次字句清新特信煙草可愛可翫焉不揣依韻  
次和實得非醜婦傲顰者哉

南方異種煙草至茗乎酒乎人同嗜我邦初見海西  
邊爰采于采民逐利印度回回風土別酪酏倒地巾  
帽棄雅名近稱返魂煙寤寐求之思何累絲縷纖纖  
鬱金香香霧靄靄晴光致高堂春色酣清談偏餐煙

霞接空翠輕薄少年碧玉匣花前併佩黃金燧今我  
偶讀本草篇功力四段從其類片言空費七盃茶清  
狂浪傳千日醉醉眠用處任自由風流多少清閑事  
枝幹花實古所無黃葉一片金不異芳心今我長相  
思及時不厭香成穗

是 一 和 前 韻 并 引 畧

神 玄 輔

奇卉凌波天外至何物能使萬人嗜相思返魂得佳  
名播種傾奪桑麻利鉏荒墾野無遺壤瀉瀆堦堦不  
敢棄搬敗並馳菽粟車貪淫頗爲形體累南泉北館  
及服部萬錢不惜坐而致纖纖剪落蓮鬚紅片片編



來貝葉翠索句，沉吟橫彫筒。尋花流憇鑽，方燧銷金囊。裡携滿袖寶，鑪銀盤好從。類吞吐煙霞，火食僊人間。鬱悶付白醉，如今太平衣食足。優游般樂討閑事，美醞芳茗寧俱捐。片時難捨其何異，微風扇和春日長。一任香雲裊穠穠。

同煙草韻 并引 畧

木下元高

天地化醇無不至，近出煙草貴賤嗜。耗血未省終身害，適口多放一時利。功治凝寒解瘴毒，滯氣停痰亦那棄。莫怪登徒好妻醜，燻喉辛辣不爲累。至珍仲芳說有許，遺恨東壁解無致。賓筵新試彫管美，仙家巧

吐縷煙翠馬前走，卒携鋤筒牛背牧。童佩木燧女效商，浪耍味色潤甘草。礬紅地黄類是酒，吾性爲小戶入口。豈啻千里醉未葉鼻吸，別治法發風寒尤新事。和酒蠅蚋食不飛，鋪床臭蟲去非異。治產樹藝飾價民歎，年何知給按穠。

其二

東洋一草西洋至今，天下口何若嗜。臧獲廩及庸保嘆息，小人暗失利。不薦鬼神供賓客，難爲拋擲牆角棄。文房起居及遊具，新添其器不無累。深甫韓真先此時續箋補名何，誰致八月九月好風日。結繩多



暴葉橫翠幾人鑽火動因之四時取木豈夫燧好稱  
金絲似絲細雖名煙酒非酒類吸來縱令對六經瞋  
眩却成正心醉解毒檳榔記有功和藥泥漿亦逐事  
矧是沙糖尚能制消筒中煤似怪異舉世紛紛逐臭  
徒相思勝觀沉煙穰

其三

底事人間煙酒至不特吾邦萬邦嗜養生尋常多有  
損論弊若干皆無利吹醒便腹對晝眠博徒酒人又  
焉棄本朝上第攝土產盡心搜索不知累奈何醜可  
能得元是雄田在所致菜圃栽植賴小吏莖高葉長

抽蒼翠清夜偶觀露泛水月明誤疑用陰燧多識未  
逮煙名傳新草諒非葭苕類戲謔初吸欲卒倒習慣  
頓覺非真醉三年豈敢如苜蓿不用縮頸效之事細  
緼難量造化工後來重聞此物異亦憎去本農趨末  
闔國幾易苗肥穰

林春齋煙草贊出處未詳醫官安長多岐君所臆  
記也

非茶非酒澆胸次壘塊于月于花爲詩客良媒

葭苕管銘

出于鷺峯文集

竹柄銅管合爲一筒上曲下直外長內通呼吸之息



淡烟之風攪睡伴，寂閑味參同。

戲謝仙臺洞巖翁惠金煙管二十韻

白石美

相思千萬里，芳草既為煙。遙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  
奕奕雙淚，竹艷艷並頭。蓮鷺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  
彎如象鼻，曲翻若馬蹄。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  
碧筒宜共飲，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麈，蘇卿本嚙檀。  
趣同餐蔗境，狂似嗜茶顛。絕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  
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壚虎伏鉛。  
飛灰金瑄內，擊節玉壺邊。流火歌幽雅，薰風和舜絃。

帷中非借箸，陌上是遺鈿。不羨食霞客，還懷服氣仙。  
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嘗蓼心良苦，紉蘭佩可捐。  
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余五十節壽富春山人遙惠鐵煙管繫以

律聊依其韻作歌謝之

物茂卿

一自羔裘嫌物色，釣竿苔剝色為玄。截作鐵筴還無  
孔，擲下護園夫子前。夫子吹簫不解笛，偃蹇伏枕只  
吹煙。煙中一點忽熒赫，驚問客星終是遷。

賦煙草應後臺命

金絲盛碧筒，非酒發微醺。却愛塵間客，口中忽吐雲。



煙

祇園璣

一管吹煙蘭草薰平生愛爾送朝昏  
吞甘金谷三杯酒吐見蓬萊五色雲

煙草

伊藤聖訓

南洋航異草中土植芳艷奪黃鸝  
色香含翡翠煙玉樓銷卯酒石室攪春眠  
吹作連環起隨風乍自遷

又

岡田挺之

相思南國草獨得火行精海舶纜傳種  
風人未識名剪為金縷細吹見綠煙  
生莫道杯中物偏能破不平

田助野原山

南夷煙草昔誰栽縷切盤中小作堆  
不是碧筩通酒氣應須玉管動葭灰  
山中怡悅持雲贈席上飛談捲霧來  
莫問紫陽仙子術餐霞吸景到蓬萊

蕙草

釋若霖

栽滿良田壓稻麻收成品伍酒兼茶  
鑿刀細切金絲亂彫管輕薰碧縷斜  
賓席助談拋玉塵書帷驅睡落燈花  
歡含悲咽人將老最閱朝雲暮雨家

煙草

高維馨

細剪黃金縷紛紛色自分似醒楚王夢  
總作巫山雲

喫煙

伊藤縉



詩促歸心酒促眠  
畫盆縷管坐吹煙  
氤氳自若函關紫  
遣興何勞問李仙

煙管

田維禎

曾隨南草杏相傳  
一管中通一縷煙  
金口時將紅袖拭  
銀頭或借寶釵穿  
佩來常伴腰間劍  
化去多交杖上錢  
莫擊唾壺歌伏櫪  
長生堪比喻霞仙

詠煙草

天野景胤

異香紛滿坐長管  
弄煙初洞口秋雲亂  
峰頭夜火餘對花  
吹郁郁送鳥吐踈踈  
月暈生人面風絲繞  
客裾應同食沆瀣  
亦似學啣噓肉氣  
三吞盡塵襟一服除

換我腰底物薰我腹中書  
朝暮此南草相思名不虛

源子華惠煙具漫作有贈 壺山老侯

華陽何必避塵氛  
鏤管堪持嶺上雲  
當夜北窻餐沆瀣  
對春東嶽坐氤氳  
腰間鑽鑿電光閃  
鼻底吹煙月暈分  
玩弄須臾不可廢  
微芬却勝椒蘭薰

追補

奉贈鐵煙管壽徂徠大先生五十

門下老書生寓奧之愛子山富逸拜

莫笑野人獻微物  
虛心最好足通玄  
抵換如意背除癢  
擊破唾壺驥欲前  
夜半泰山觀赫日  
朝來鐵篴弄



絲烟先生海內文章伯壽等五雲深處仙

以金絲烟寄贈李東郭朝鮮信使製述官名

入江若水

採取頭黃已去筋割成金縷一何芬面前乍起紛紛  
霧舌罇徐生曳曳雲非酒能消詩客恨代茶好敗睡  
魔軍多情誰喚相思艸寄與征人把管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醉, 夢, 愁, 恨, 歸, 來, 去, 已, 去, 筋, 割, 成, 金, 縷, 一, 何, 芬, 面, 前, 乍, 起, 紛, 紛, 霧, 舌, 罇, 徐, 生, 曳, 曳, 雲, 非, 酒, 能, 消, 詩, 客, 恨, 代, 茶, 好, 敗, 睡, 魔, 軍, 多, 情, 誰, 喚, 相, 思, 艸, 寄, 與, 征, 人, 把, 管, 薰）*

戲答惡煙酒文

來書假設漂泊子清靜子故答之亦然

清靜子出漂泊子顏色不平侍童見而問曰何為不  
平哉漂泊子曰清靜子偶來怪余嗜煙酒余為說其  
所以嗜之彼述其無益而有害其言如流其辨如瀾  
余不能答之然亦不能退煙酒是以不平也童曰其  
言奈何其辨奈何漂泊子曰彼匪帝出於其口既筆  
之於剡藤名曰惡煙酒文童曰其文何在曰在案上  
指示之童展視曰余為君解嘲乃出門追之不及於  
是呈一簡於清靜子曰大禹惡旨酒桀紂以是亡國  
果其可惡乎然周官有酒正孔聖亦曰酒無量果不



可惡乎惡與不惡不在酒唯是在人乎煙酒亦然不見彼俗客乎其葉之纖以畫牋包之而他適出自懷中以漆雕器盛之而代酒茶爲待客之具其管之美以金銀爲小皿以容其葉以彩竹爲筒以通其煙其細口亦以金銀飭之或鞍上携之或市中提之或花前吸之或月前吹之代鳥使以通蜂蝶如此者惡之而可也若其方夜讀書氣體倦勞更闌燈幽則一啜之間破孤悶攪懶睡而一管之煙謂之塵裏偷閑乎謂之靜中同參乎聊擬先儒之微醺乎啜了而又啜飲了而又飲者抑其一盃一盃又一盃之彷彿乎果

是一椀重一二三四及五六至七椀之流亞乎如此者何必惡之哉方今流俗比比無家不蓄之無人不携之且徃歲屢見韓客嗜之其筆談之間乃知國俗所謂多波古是煙酒也其廣布如此今子雖欲惡而絕之亦可得乎自煙酒行於我國以來考諸方書未詳是爲何草也強以葭若當之疑其有毒然未聞飲煙酒以中毒者果其無毒乎况其尋常朝夕所食魚也鳥也草也菓也本草稱有毒者非無之然常食之而無妨則何必惡葭若乎凡人所嗜不同葱韭之輩誰不知之然食而不飽喫而不厭何必惡煙酒之臭乎



且適其口則以文王之聖不能嗜蒲菹從其俗則以昌黎之賢不嫌食蝦蟇今人於煙酒亦如此乎若以至自蠻國故甚惡之則琵琶篳篥之聲可掩耳乎海棠海榴之花不觸目手若其中華食物可慕之則牛羊豕何不供朝夕之膳乎加之內則所託品物以今見之則難下箸者多多然則食物何必論華夷哉鶉是鼠所化也鼠之不可食孰與煙酒之不可飲乎然鶉者人人食之鼠者人人嫌之所以者何則化流俗也近歲多嗜蕎麥麵者盛器成堆放飯流歡張口張臉滿腹擁喉更十餘椀果然不厭非消麵蟲則不

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爲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蕎麥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蕎麥麵可以救饑煙酒可以消食小皿之草一管之煙不可爲毒大器之堆十椀之食恐有脾胃之煩取捨以爲如何彼和汁之輩使不嗜者在其中其傍則殆成嘔吐其害果孰與煙酒之臭哉煙酒果可惡則蕎麥亦可惡也嗜與不嗜者人之性也二物何必惡之哉強惡之者僻也強好之者亦癖也古人之癖有賤於蕎麥者又有穢於煙酒者所謂錢癖瘡



痴癡之類是也嗚呼我國本神國也為胡佛被掠既  
 千年可惡之甚無過於此今不及其大而及煙酒之  
 小不亦僻乎近歲顯達而好儒者非無之然惡浮屠  
 而不能禁之則子之力雖惡煙酒果其不能絕之余  
 是非愛煙酒然為子之惡之甚過聊以解嘲而已

右林學士鷺峯先生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等字樣，難以辨認）

相思君傳

相思君其先蠻種慶長中有酋長淡婆姑率族屬來  
 朝賜土田以居苗裔繁衍分處諸國蠻人無姓字世  
 襲淡婆姑名以地為號而服部氏最盛云君不知何  
 部氏性溫良為人薰然可愛一與人接則不能忘去  
 後常見思故稱曰相思君初生長田野未知名或勸  
 之仕君曰試乎哉筮之遇離之賁喟然廢策而歎曰  
 嗟乎命夫桂以香自焚予其然也耶未幾坐法胥靡  
 顏色枯槁適有富室葉買得視而憐之謂雖在縲紲  
 非其罪也贖而釋之且為治裝致之京師既至聲價



大發中貴人爭而聘之有薦于上者將召用或沮之曰昔神農氏王天下也區別人物野無遺賢循性授方爲民救患甘苦躬嘗採擇惟謹苟有一能莫不采錄彼輩無聞而斥之四夷不與齒恐其懷毒不可近上惑其言君上疏自理且曰陛下未嘗一用臣陛下幸一用臣雖折體抽筋伏斧質觸鋒刃肌膚分裂而無所悔上乃引見與語大悅稱其言縷縷有味常置之坐側君以呼吸調息之術授上吐故納新可以長生上益愛之賜號通靈先生青霞子爲君設博山爐唾壺各一在君左右焚香以供君而其友羅浮山人

管虛中亦爲君所吹噓進退必俱寵任殆無虛日於是君之道大行公卿士庶工商僧道靡不競尚士大夫相見坐未定而迎君其見重如此凡宴會游燕不與君俱則雖饌肴豐備而闕然若不足者故時人相謂曰坐無相思君則不樂而君能從容中人意爲人排悶解紛竟日忘疲服其教久則飄飄然有凌雲之想以是嗜之者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而君昆弟子姪及族姓支庶一時共顯見用于世遍布海內然宗廟朝廷特不得預也蓋以其夷類也先是麴生茗生各以其技娛侍于上甚蒙賞會及君之進也二子稍疏



薄恐遂奪其寵乃相與謀陰惡君曰南方之善眩上  
益戒諸上亦疑君恃恩出入喉舌妨害肺腑一日上  
對君屢唾君以爲厭已語頗不遜上忽發怒提君投  
火中君歿竟應焚如之兆焉或曰君實不歿學道火  
化乘風而去莫知其所終君歿虛中亦廢退老于家  
然君之道至今愈盛其徒知名者甚多云  
大史公曰余聞之長老前六七十嗜君者尚寡儒  
墨皆排擯而不用至近日婦女童稚猶知慕君物固  
有賤於古而貴於今者不可不知也然君起于蓬蒿  
之間以口舌感人王子孫累葉爲世貴重不賢而然

乎哉  
贊曰南方嘉種惟草之珍孕精毓秀懷英抱真茗羞  
厥甜麩讓其醇春雨之夕秋霜之晨遠客千里究巷  
一身鑽燧按管祛愁養神金門公子玉樓佳人繡包  
徐啓飛芳絳唇家賞戶愛美雖具陳無貴無賤形影  
相親蘭佩蕙纒奚啻靈均丹心雖灰風流長新

右川口靜齋  
名光遠  
字子深

後水尾帝御製

磨識訶鴉古過馬捺辣聶獨磨決姥登孤沙捺彌郁  
兒虛禿柳識訶禿哥梭捺歷



又一說

靈元帝御製

過馬柳斯姥烏刺捺辣聶獨磨决姥釐孤沙虛禿柳  
捺彌伊柳識訶禿哥梭捺歷

右二首並以

一帝聖製傳焉未詳其果然否且

二帝聖製不當體裁同而意亦同世之所傳疑誤其一矣今姑附于此

附錄

新安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薦

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  
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悉召幕中客共觀  
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眾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  
吾善喫煙眾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  
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奇之矣又問仍  
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眾客觀  
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為山水樓閣或為  
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  
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是觀之誠未可輕  
量天下士也



或曰我邦亦有與此似者往年江都有一幫間  
貓莊兵衛者善爲貓聲故世人譚名云且喫煙爲  
奇狀一薰自口中噴所吸煙爲一輪又一噴爲輪  
收前輪中如此再三爲大小四五匝或一噴爲輪  
貼承塵上戲言爲浮漚釘時人甚奇之  
歐邏巴洲方之婦女子總不服煙草譯司曰啗蘭人  
來于崎陽召嫖子於旅館觀其吃煙甚異之曰本國  
之俗婦女子總不服煙若與女子偕坐則男子不肯  
服大光嘗云魯西亞地方亦然羅山文集曰異方致  
煙草於我邦也其始爲妓女娼婦寄聲通意之媒

與此左矣

王阮亭分甘餘話曰韓慕廬宗伯嗜煙草及酒康熙  
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  
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乃知之矣必不得已而  
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  
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  
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  
輩賦淡巴菰歌

阮葵生吾山茶餘客話曰煙一名相思草蒲文曰淡  
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



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于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耀作烟草歌形容盡致

王槭疑齋秋燈叢話曰新昌張姓茹竹煙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可鑑珍同拱壁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藥餅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效或謂非多年竹煙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

母喜病亦瘥

李斗揚州畫舫錄曰匡子駕小艇游湖上以賣水煙為生有奇技每自吸十數口不吐移時冉冉如線漸引漸出色純白盤旋空際復茸茸如髻色轉綠微如遠山風來勢變隱隱如神仙雞犬狀鬚眉衣服皮革羽毛無不畢現久之色深黑如山雨欲來狀忽然風生烟散時人謂之匡烟遂自榜其船曰烟艇



附考並餘考

玄澤氏曰荅跋菰之傳種乎歐羅巴洲也距今不甚遠矣以吸蒲捏兒所說則百五十年以伍乙志所說則百八十年是各自其著書之年算之也因審和蘭諸說與安捏私泥宵篤者航北亞墨利加洲者三矣當西洋第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始帶此種還其本國云蓋其年則當我邦永祿四年明嘉靖四十年乃辛酉歲也而今茲天明辛丑當西洋第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則其傳種者距今僅二百二十一年也已古老相傳此物傳於我邦在元龜天正際顧是波爾杜瓦兒人所傳何者按白石先生采覽異言



西蕃之來自波爾杜瓦兒國始到于豐之神宮浦實  
爲天文十年辛丑秋矣十二年癸卯又泊于多禰島  
爾後來我西鄙歲歲不絕元龜元年庚午春至肥前  
國求以互市置場於彼杵海口今長崎港卽此由是  
觀之其初傳之果波爾杜瓦兒國人而在元龜天正  
之際者可以知也於是乎謂此物入我今且二百餘  
歲矣又取漢說及此者比較之亦是輒近栽植之物  
固勿論也蓋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食之者崇禎年  
間食者頗多崇禎末年纔見前是百歲老人未之觀  
也等說然則其流行于彼後於我歟將同時歟又按

韓人所著芝峯類說曰近歲始出倭國又按本經逢  
原曰方書不錄惟朝鮮誌見之其它有或曰出東洋  
或曰出東邊塞外海島諸山或曰初出海外等諸說  
則其原自我致朝鮮延及漢上亦未可知也據又有  
曰不從中土生而無從載也自明季西洋人初以其  
種帶來中國或其種得之大西洋或自交趾等說觀  
之則中間亦自彼方傳之乎凡漢人之稱此物不出  
百有餘年外而已其果後於我歟否乎蓋煙草之名  
始出本草洞詮其它以煙命者皆所因其性而名也  
若夫南蠻女人淡婆姑及海外鬼國及鬼煙等說皆



孟浪無稽之言排擯之可也唯荅跋菰名通行于萬國是以其所產為名者猶我俗稱其地產呼甘字知亞加奈乃兒應帝亞沒厘箇未亞類也雖然乎世人未知荅跋菰之為地名其偶有知之者亦未知荅跋菰地屬何洲其長廣幾何今考喲蘭萬國輿地畧其第一千零五十九葉曰荅跋鶴一名泥物哇兒設力一名泥可止亞奈者北亞墨利加北海安止兒力斯諸島中跋兒路扁咄所屬之一小島也其地東西十六里許南北六里餘乃西北水路之一要港而此地多產荅跋菰草云此地土宇開拓及產物等說別有譯文故畧又采覽異言曰係南亞墨利

加洲中屬加蠟哥斯海上諸島都十八其中一島始出煙草之所也其地雖稍相近有南北之異當時傳譯之日偶致此錯誤也乎又按本朝食鑑煙草考二書俱有卷荅跋菰說即編中所圖荅跋鶴土人所吃者是也洋船水夫及崑崙奴等亦用之崑崙奴謂之洪革卒和蘭謂之盧兒歷荅跋菰盧兒歷卷轉之義也野千里所謂初番船作筩如篳篥狀吹火夾廣處吸狹處云云是也羅山先生曰我方傳來之初刻其葉而貼紙捲之吹火吸其煙云云顧此時尚未有幾泄爾者幾泄爾者相傳其初漢船所載來而以銅鐵

卷之七下 二二二



屬制之吾方亦倣之其始制在元和年間云故視其古制者能似今時舶來物也名曰幾泄爾者是亦固非此方之言又按諸書非漢及和蘭波爾杜瓦爾其它西洋諸國語然而其音頗近番語因竊考此物其舶來之初吾土人誤聞番商呼他物而認爲此物乎是亦未可知也又從來呼煙筒接頭尾之竹木簞稱辣烏辣烏蓋羅浮也羅浮產班竹載煙筒多用焉我方亦已傳用之漸爲通稱乎肥之前后諸國等於今非用班竹不稱羅浮竹其用它物者稱竿竹云又嘗西川釣淵曰老槎地屬南印度西隣暹羅國多產班

竹大小數種其小者用爲煙筒今之辣烏竹卽是也二說併記以備他日考爾烏乎天地之寥廓萬國之區別分之爲五大洲曰亞齊亞曰亞弗利加曰歐羅巴曰南亞墨利加曰北亞墨利加也至其北亞墨利加則北之又北僻遠之尤僻遠者也而天生此草遂傳播乎寰宇霜露之所墜舟車之所通無地不種藝焉無家不愛玩焉不亦奇乎而此物雖有許多功能乎又不能無過服損性或生宿疾等之害且也世屬澆薄俗趨奢靡乃煙具之制盡巧極精其耗費貨財者日甚一日可謂功罪相半也而爲萬國所尊崇既



已如此，何其盛也。如不幸，不遇泥冑篤者，終委諸遐裔哉。大史公所謂趨舍有時者，豈啻人手雖一草之微，亦復爾。

餘考

本篇已采錄和漢及諸異邦之論，荅跋菰者遂成編矣。於是復反覆通篇以論騰其性功，有損益于人之多寡，更錄餘考云。

甚矣哉。澆季之俗，驕奢淫溺于事物也。而喫烟之興，趣爲最盛焉。乃觀方今煙具之製，筩包爐壺皆以錦繡金玉彩飾之，而盡巧極精，曾不慮其費滔滔流弊。

浸漬于海內，其奪民時，賊國家，聖人復起，未如之何。已因和蘭人所說考之，彼國古唯步卒役夫之徒，臨勞疲飢渴之時，一吸以取暫時之快者，已我舶來之始，亦當如彼乎。今也則不然，上自王公下至黎庶，朝夕坐卧燕饗，步趨不須臾，離身不須臾，絕口乃至倉皇之間而愈不厭其煩也。嗚呼，慶長以前之人，其起居亦爲何娛邪。蓋微物亦有命邪，抑嗜好之有時邪。何其僻海幽島之草而爲萬國所寵榮如是也。夫已寵榮如是，不可不察知其源也。乃本篇之成職是之由，本篇既成，猶且淘汰通篇詳辨其性功，然其有管



見之所未及者固也蓋此物除惡氣驅寒濕通痰滯  
之類僅僅三四功已而其爲害者非淺鮮實如諸書  
所說矣夫石匏氏嘗論四功余試定八害按人身元  
與天地一橐籥也天氣降地氣升人在其中呼吸吐  
納亦是清淨之氣也其壽而靈豈有它乎而是邪火  
日夜薰灼臟腑而暗殘賊清淨之氣焉其害一也人  
之有飲食也唯後天之氣是養於是五味各有司而  
如煙者五味亡所當故多服則其人頭痛目眩卒然  
發病也其害二也酒曰禍泉狂藥先王之太禮必將  
茶曰偏味廟堂以薦鬼神今夫煙也進不能備大禮

退不能携君父師前只猥褻閨閣之物而千金之價  
是競其害三也植煙草也非腴地則不殖通萬國計  
之費稼地者其壤殆大於公侯之國焉且民情趨利  
於是用力於煙草而公田稍生莠者不少其害四也  
煙草之初生也培養灌溉拂蠹蟲障風露其採也曝  
乾修造大妨農暇其害五也雖以天下之大乎則錦  
繡金銀之費於煙具者許多恐王侯之服噐爲之不  
給其害六也都曾接宇之地火制甚嚴而必下賴之  
徒慢煙灰而失火者徃徃有之其害七也老人小兒  
以煙管誤傷咽喉者余嘗見十數人是自煙草出後



之患也其害八也八害中費腴地妨農暇賊人壽者尤爲可惡而天下之人必曰某好喫煙壽若干某亦好喫煙壽保若干歲而終是十中之一二且久而爲性者亦在焉猶蛾眉者伐性之斧而過房之人或克保壽遂曰房中亦有補益之術也雖然靜言考之今時之人壽稍不及慶長以前也亦有故哉余一日訪苧屋侯醫官推元玄長談次及之主人曰予嘗嗜此物而少壯來病嘈雜百治不得効一日忽然思是恐喫煙爲崇卽日自誓絕煙未數旬而覺減半竟半歲而全愈矣爾後教藩士一二人絕之則宿疾皆愈又

有一儒生松下氏者多年患眩暈亦教之生服膺而絕煙浹旬而得効踰月而全愈生曰累年之患近不復發絕煙得効者乎將病自去之時邪請君裁之余應曰絕煙之法醫書所無何以裁之無已子請亦服煙以試之邪於是生服煙如始不日而前症再發苦悶却倍前自至此始知煙毒爲害卽日絕之而後前症漸愈云主人又曰予嘗歷見漢土朝鮮流求及和蘭人所用之煙管皆長管也服之僅一二吸而止嘗聞之古老我古之製亦然也距今三十年所有稱坂本製者其管接續而長及二尺餘則煙氣之薰咽喉



者亦應稍踈乎未聞短管競美日夜不絕口者也由是觀之今之盛不亦怪乎此說實與余所論符最後讀伊藤龍洲撰香川太冲藥撰跋文曰予不與煙花相得纔喫一着便覺左脇下隱痛引小腹蒼黃登瀛瀾悉瀉下腹中所有然後已既而精神越渌飲食無味委支眊日茫洋如死調養浹辰甫復平僅平復喫僅喫復崇千百回皆然於是深識煙毒作崇誓心天地不再把筒然應接際見夫煙具在前即便欲喫之心興起于中不可禁絕輒復居然破戒焉則復致前症曾不踰時如此者殆二十餘年云云此龍洲曾自試

之說亦暗與此合矣於是余亦細考之漢土流求及朝鮮等所用之管皆長而其製亦不聞如我邦屢改者且也如和蘭人所用磁器而長管其管頭通內之孔細小而似防煙氣者又有製煙葉法先湯燂而去其辛辣獐惡之氣曝乾之數日而後切爲縷故其味至淡薄也服之亦至一二吸而止蓋彼方俗凡百之制極精凝妙有他邦之不可企及者獨煙管不用巧只磁器而不改者義取之于不頻服邪又見瓜哇韃而韃等煙管之圖其長或及四五尺餘夫他邦之管用皆長者爲其煙氣不能薰灼藏府而有除瘴氣



之功乎其如是而始可謂無害已嗚呼八害之論不行則請別立一法先長其管乎而十日一換以要管中不生煙脂已蓋煙脂之有毒試納之蛇口則脂之所及肉色隨變遂殭直而死豈可忽諸近來煙與酒茶並稱而如酒茶其性緩也雖然過服亦害况於煙有固有之毒也余從來嗜此物行住坐卧讀書吟咏不能少間絕口益非甚嗜之其出而與人交也入而坐書筐間也見夫煙具在側即便欲喫之情興起于中不覺而喫之竟至不能絕口也今及撰本篇始知其烈毒又聞伊藤推元兩氏之說乃悟不可過服矣

庶幾世之嗜之者亦當以余之所懼者懼焉天明壬寅之春玄澤大槻茂實識

焉錄卷之下畢



庚戌六月八日得之於竹川街  
周田原卷端押其多事當所發  
中或只是少事家言以爲也因  
法中事日以傳之吾家云

盤溪方氏學後



余出入盤水先生之門有年蓋先生之爲  
業也診治旁午問難應酬日夜務家學且  
恒誘子弟孜孜黽勉終晷不傳嘗繼師翁之  
素志有重訂解體新書續譯傷醫新書之  
舉但其書宏博其說精微未能悉脫稿  
如此書及六物新志蘭畹摘芳數編則悉  
考諸書之次仔爾所成之因尤專注意于  
此特於薦州以其好故每見書中涉于此者  
目自觸神自會手自筆而茲篋笥靡然  
等冊第輩近檢述作之遺乘偶探得之已言



讀之本原支派披羅周於古今於是不忍長  
為心區中々茲即請訂校之先生曰嗜之者  
因以節之不嗜之者因以疎々此書一出罪我者  
其唯篤州乎因從事於繕寫又從而正之此  
在先生雖雜說瑣言集輩專任之也豈敢  
謂免疎漏々譏哉茲至篤之確說有加於  
先輩諸書之嗜好省察之要裨益于世則復  
須區之言也唯使世知先生平素存心博  
濟也或得萬一報水盞之恩焉乎

山邨冒永 謹跋





